

<<夏日落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夏日落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9570835311

10位ISBN编号：9570835311

出版时间：2010年01月07日

出版时间：聯經出版公司

作者：Yan, Lianke

页数：192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夏日落>>

内容概要

連長和指導員在戰場上同生共死，戰爭結束以後共帶一個連隊，為了晉職，兩人齊心協力要把連隊短期訓練成老虎連。

然而，這時候變故發生了，某天晚上，連隊槍庫失竊了一支步槍，不久，連隊一個名叫夏日落的戰士用這把槍自殺了。

槍是新槍，鐵柄全自動；兵是新兵，下士軍銜。

為了調查清楚夏日落自殺的動機，連長開始分隊調查真相，結果是沒有人可以預料的……事情砰然發生，震驚兵營。

一時間，滿地沸揚，草木皆驚，團、營、連空氣稀薄，整座營房，都隨著案情顫動哆嗦……對讀者們來說，《夏日落》提醒了千萬不要說到軍人就想到戰爭、流血、犧牲、英雄什麼的，請大家先把軍人當作普通人，因為是人就得先活著。

活著才能去談戰爭、流血、犧牲、英雄……可是「活著」，也是說不清道不明的一個問題。

結果，說不明白就還是不說為好，這樣也顯得高深莫測。

作者简介

閻連科 一九五八年生，河南省嵩縣田湖鎮人。
一九七八年入伍，一九八五年畢業於河南大學政教系，一九九一年畢業於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，二
四年十月，由解放軍二炮創作室調任為北京作家協會專業作家。
現為中國人民大學客座教授。
一九七八年開始寫作，作品有長篇小說《日光流年》、《堅硬如水》、《受活》、《為人民服務》、
《風雅頌》，小說集《年月日》、《耙耨天歌》等十餘部，另有《閻連科文集》五卷。
曾獲第一、二屆魯迅文學獎，以《受活》獲第三屆老舍文學獎，並先後獲其他全國、全軍性文學獎二
十多項，其作品也曾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出版。

<<夏日落>>

章节摘录

有關夏日落自殺一案，到此全部了結。

連長和指導員最後結局是：經團黨委研究決定，各記大過一次。

各降一級使用。

在部隊開始的整編中，在沒有宣布撤銷三連之前，仍由他們主持三連工作，然在全團幹部會上宣布他倆處分決定那天，他倆共同看到了一種奇觀。

因為案已了結，處分也已定性宣布，這反倒使他們有了幾分輕鬆，就像被拘留的人，終於等到了判決一樣。

事情是在吃過晚飯以後，兵們以軍營習俗，按鄉域之界，三五成群，都在大操場上閒坐。

因為心裡有了空閒，趙林便忽然想起了王慧，想起了他曾答應她說，從禁閉室裡出來，他就立馬要去看她。

他是真的想去看她。

然而猶豫之時，指導員找到他說，今天星期六，出去走走吧。

趙林便說走走吧，散散心去。

也就又把王慧放到一邊，與指導員並肩信步，走出營房，沿著田野上一條乾涸的渠埂，邊走邊說：

趙林：「我沒想到處分這麼重哩，會各降一職。」

高保新：「降職處分是重，可過些日子，工作好了，有官復原職的可能。」

趙林：「就怕真把三連撤銷。」

高保新：「那時，你我就成了三連的罪人。」

趙林：「真沒想到……」高保新：「馬列主義哲學說，偶然都在必然之中，我看，有時候必然是因為偶然。」

趙林：「老高，你這麼有才，能講能寫，還懂哲學，夏日落一案誤了你的前程，我總覺得心裡有愧於你。」

高保新：「老趙，別說了。」

看來，嫂子和姪女們是不能隨軍了，想起來連我也覺得對不住她母女三個。

趙林笑笑：「這是她們沒有這命。」

彼此就這麼說著走著，走著說著，不覺之間，竟走出了幾里之路，又越過了一片寬闊的荒野，到了黃河故道邊上，登上一個沙丘，向西一看，果然看見夏日落那封信上所描寫的景況：黃河故道紅沙漫漫，在夕陽的光輝裡，如一條從遠處搖擺而下的河流，發出金銀的光亮。

四周除了他倆，靜得如同墳地。

偶有的禿鷹，在故道上飛著怪叫。

而故道對岸，彷彿已是天邊，地平線也就在那故道的對岸。

夏日落所寫的河對岸的風光，全都映在落日下的地平線上。

半輪紅日，一條河水，彎下腰身的老柳樹，層層相疊的山巒，如此等等，一切的風景，似乎都出於夕陽下變幻的白雲。

趙林和指導員直立在沙丘上，痴痴地盯著那地平線上的夕陽，那夕陽照著變幻的白雲，忽然間他們彷彿不僅看見了夏日落寫的飛鳥和遊魚，而且真切地聽到了叮咚水聲，聞到了河藻的氣息。

趙林說夏日落來過這裡。

指導員說肯定來過。

趙林說他今年十七歲。

指導員說再大些他就不會自殺了。

趙林說，老高，你說夏日落的死到底與咱們有沒有關係？

指導員稍微一怔，坐在沙地上，抓一把細沙讓它從指縫流出去，說：「我覺得與咱們沒有太大關係。」

趙林也坐下，面對著西落的太陽。

說：「我也覺得與咱們沒有太大關係。」

然後，他們就各自不語，歪身倒下。

<<夏日落>>

黃河故道的細沙棉一般舒人，太陽留下的溫熱，朝外散著，浸進他們的身子。
故道對岸的落日，金黃血紅，一半在天上，一半沉進地下，如沉進滿是泥沙的河道。

他們那麼自在地躺著，如自在地浮在水上。

水面平靜暖人，落日照著他們的臉和身子，彷彿是在輕輕撫摸，癢酥酥的筋骨放鬆開來，沙地和夕陽的溫熱便從上下身子流進骨頭縫裡。

遠處的柳樹，稀落幾棵，葉已謝盡，留下的枝條在日光中微微擺著。

被風吹皺的故道的細沙地面，一浪一浪朝遠處灘去，直灘到落日之下。

指導員說：「老趙，你說整編會撤我們三連嗎？」

趙林說：「肯定。」

指導員問：「為啥？」

趙林說：「就因為夏日落事件。」

指導員說，他媽的，咱們三連在抗日戰爭中，反「掃蕩」、反「清鄉」、反「限制」立過大功；參加過華東、中原大戰；踏遍了蘇、魯、豫、皖、冀、浙等省，他奶奶的宿北、魯南、萊蕪、孟良崗、豫東、淮海、渡江和解放上海、抗美援朝、自衛反擊，你說少過咱們三連沒？

錦旗掛滿了榮譽室，你我又都是立過戰功的連長和指導員，怎麼能說撤就撤呢？

趙林說：「要不是夏日落，我想撤的就是四連啦。」

立在沙丘中，沐浴在落日中，指導員高保新突然不動了。

臉上有一層紫紅色的興奮，宛如貼上去的一張紙。

他說：「老趙，我有辦法讓上級撤四連，保三連。」

趙林盯著他：「你說。」

高保新說：「我們做些小動作，給團裡師裡寫幾封匿名信，把四連丟豬、打架、班子鬧意見、開車撞傷人、入黨靠送禮都寫到了材料上，落款是他們四連眾戰士，你看這樣，團黨委會不會保三連，撤銷四連呢？」

趙林想了一會兒：「我覺得行。」

團長是我們三連老連長，撤了他能不心疼？」

「不心疼他就不是軍人了。」

指導員說：「問題是撤了四連，四連長就可能得轉業。」

連長說：「他是城市人，他想走。」

指導員說：「他老婆跟人飛了，他不想轉。」

連長沉默一陣，那就算了吧。

讓三連聽天由命去。

我們不能害了四連，又害了四連長，老婆跟人飛了，他轉業往哪去？」

說好壞你我都還有個老婆哩，都還有一個家。

說著，他把腳在沙堆上擰一下，半旋身子，怔一怔，有些驚驚咋咋地叫，說老高，你看那落日。

指導員順著連長的手指望出去，驟然間，就見太陽已沉入枯黃的水中三分有二，露出圓圓一帽，如將燒化開的鐵水，似流非流，似灘非灘。

那夕陽下的河水，似乎起越激盪不停；層疊的雲山，染著鮮紅的顏色，落在河岸邊上。

近處黃河故道的沙地，在夕陽下變成淺薄的紅色，刺燙著人的眼睛。

遠處有一隻野兔，匆匆從他們身邊躡過，消失在了不見邊沿的沙地。

隨後，便是一日將過後那片刻的寧靜和從未見過的風光的祥和。

在這種靜寂裡，溫暖泡著人心。

使人覺到心底容不得盛有半星黑點，使人覺得世界上沒什麼大不了的事。

落日下盪動的無邊的河水，靜默消息從人的心裡流過，似乎把世間的繁雜，洗得潔潔淨淨。

指導員臉上映著落日，好一陣子不言不語。

趙林說：「奶奶，在這望落日，格外地讓人想得開。」

指導員說：「什麼想得開？」

趙林說：「我說夏日落。」

<<夏日落>>

」 指導員說：「事情過去啦，別再提起啦。」

」 趙林說：「我沒想到那小學教師那麼通情理。」

」 指導員說：「我也沒想到。」

」 趙林說：「他至少該再跟部隊多要一千塊錢安葬費。」

」 指導員說：「世上萬事，就怕想得開。」

」 趙林說：「可能是他家不缺錢。」

」 指導員說：「聽說他家還欠別人一萬多塊外債呢。」

」 趙林翻個身，望望指導員，從細沙中抓出一個小石子。

他將石子朝著夕陽擲過去，那石子如一粒金球，在陽光中灼灼發光，無聲無息地落到了沙面上：

「我老婆今天來了一封信。」

」 指導員盯著從遠處飛來的一隻鳥：「我老婆沒來信。」

」 趙林又將一粒石子扔出去：「來信沒好事。」

」 那鳥從指導員眼中飛走了：「要錢？」

」 趙林望著紫紅的天空：「要電視。」

我答應年底給她買台電視機捎回去。

」 指導員翻身望著趙林的臉：「先買一台黑白的。」

」 「本來答應的就是黑白的。」

」 「不行先把連隊那台黑白電視捎回去。」

」 「不用，我已經存了三百多塊錢。」

」 「連隊用不上，有彩電。」

」 「影響不好。」

」 「沒人會知道。」

」 「知道了不得了。」

」 「你象徵性地給些錢。」

」 「給多少？」

」 「有了三百、五百，沒有三十、五十都行。」

」 「讓支部研究研究，做個價錢好一些。」

」 「我是書記，我說了就算。」

」 「給一百塊錢吧。」

」 趙林說。

「不值那麼多。」

」 指導員說。

「九十？」

」 趙林問。

「你老趙挺大方。」

」 指導員淡然而笑。

「那就八十塊錢吧。」

」 「五十塊錢。」

有人回家你就捎回去。

」 「這不好老高。」

戰士們會知道。

」 「我高保新當了將近一年指導員，快轉業了，不能總是支部說了算。」

我是三連黨支部書記，你出五十塊錢，出事了我頂著。

」 趙林坐起身子，對著落日揉揉眼睛，又朝四野瞅瞅，空曠和靜寂無邊無際。

也沒有一絲風，他們這樣呆著，彷彿離開了人世。

「老高，」趙林說，「你現在睡覺還作噩夢嗎？」

」 「有時做。」

<<夏日落>>

「你不應該走，該留下再往上弄一職。」
「你知道，我前幾天就把轉業報告送上了。」
「給了誰？」
「政委。」
「政委今年轉業嗎？」
「他還想留下試試熬一職。」
「你把轉業報告取回來。」
「送上了，怎麼好意思取？」
「掏一句心裡話老高，你是不是因那剪報，忽然覺得呆在部隊沒意思？」
「那剪報弄得我總夢見排長的血腦殼。」
「現在不是好了嘛。」
「離開禁閉室睡覺就好些。」
「是這樣。」
我去把你的轉業報告取回來。
「你怎麼說？」
「我說讓你轉業我也走。」
「你這老趙，」指導員說：「你還幻想部隊把你留下呀？」
「人都有同情心，」趙林說：「團黨委能不可憐可憐我。」
指導員語氣強硬了：「你簡直是白日做夢嘛。」
趙林說，「那你說怎麼辦？」
「算啦……走就走吧，天下青山都能埋屍骨。」
「你想錯了老高，我們和越南和好了，那和別的國家就更沒仗打了。一輩子沒仗好打了。」
不打仗了，我們才更應該留在部隊幹，尤其像你。
「後來我也想到了這一層。」
「想到了這，還想什麼血腦殼。」
「媽的，那小屋把我神經弄壞了。」
「想辦法留在部隊再幹一二年。」
「我又怕留不下，又怕留下萬一調不了職。」
「你出面明年讓七班長開汽車，然後再給他轉個志願兵，說到底他是團政委的姪兒子。」
團長那邊，他是我老連長，我去厚著臉皮替你求求情。
「也是個辦法……」指導員說：「可我留下了，你老趙咋辦呢？」
趙林望著天空中的落日：「我就聽天由命吧。」
「最好是讓三連的人去團裡要求把你留下來。」
「誰去？」
趙林問。
「戰士們。」
高保新答。
「去請願？」
趙又問。
「對。」
高保新說：「我來發動戰士們，去三十個五十個黨員骨幹，一致要求團黨委把你留下來，我想團黨委不會不考慮群眾呼聲的。」
「老高……」趙林有些感動，鼻子酸酸的。
「別說啥了。」
高保新說：「我只盼著你早一天把嫂子和姪女們戶口弄出來。」
「弄出來我就是像夏日落那樣也心滿意足了，」趙林說：「你說我們從農村入伍的圖個啥？」

<<夏日落>>

能讓老婆孩子進廁所了用上衛生紙，月經來了用上月經帶，這也就對得起這一世人生了，對得起我老婆的哥哥了。

」 這樣說著，趙林忽然一心悽寒，從地上站了起來，極力地朝遠處張望。

也就看見漫漫寬闊的黃河故道上，沙礫閃爍，一波一浪，果然隱約聽到了流水的叮咚響音，彷彿真的有河流灘在身邊。

他靜靜聽著，小心地說，老高你聽聽是什麼聲音？

指導員卻把身子往後一仰，倒下枕著雙手，惘然地望著西天邊的一片靜謐深紅，話題一轉，說老趙，我覺得你這個週末該去看看王慧哩。

趙林像背後被人拍了一掌樣，他扭身盯著指導員不言不語。

「那天在禁閉室房後，我聽見你們說啥了，」指導員笑笑說，「是偷聽，你別怪我。聽了後讓我感動，妒忌。

人生圖個啥？

都活到了這個分兒上，你別老是禁錮自己啦，就去吧。

」 趙林就果真想去找那王慧了。

<<夏日落>>

编辑推荐

不再是保衛家國的神聖價值，剩下人心黑暗深處的慾望不時挑逗撩撥，生命將會變成什麼？
當靈魂墜落了，你還有尊嚴嗎？

請先把軍人當作人。

· 魯迅文學獎、老舍文學獎、鼎鈞雙年文學獎、亞洲週刊中文十大小說好書得主 · 《為人民
服務》、《丁莊夢》、《受活》作者 · 寫出禁書最多的當代中國小說家 閻連科 · 大膽揭
露中國城鄉的黑暗現實本書特別附錄《夏日落》被禁始末，以及閻連科作品出版一覽表。

當代著名小說家駱以軍、黎紫書共同推薦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